



琴台客聚 彥火

少年時期是孤獨的

《伊利亞特》相傳是由盲眼詩人荷馬所作的史詩，全詩一萬五千多行，共二十四卷，歌頌為集體利益建立功勳的英雄，是西方重要的經典作品。

羅曼·羅蘭把《戰爭與和平》與這部史詩巨著相比，可見其重視。托爾斯泰作品十分豐富，在這裏只舉他最傑出作品《戰爭與和平》的創作歷程。

在羅曼·羅蘭的《巨人三傳》中的三巨人之一，他與貝多芬、米開朗琪羅的出身有很大差別。前兩者一生都為生活掙扎和奔波，托爾斯泰出身於俄羅斯望門大族，雙重的世家，承繼了豐富的財產。

在人生，他有一個不愉快的童年。當他不到2歲時，母親逝世，在他記憶中的「和藹的談話的父親」，在他9歲時也離世。

托爾斯泰自稱，他的童年主要受到兩個姑母塔佳娜及亞歷山德拉的影響。

前者有兩項德性「鎮靜與愛」、「她永遠為他人捨身」，《戰爭與和平》中的索尼婭是其原型。

後者自奉甚嚴：「她永遠服侍他人而避免為他人服侍，不用僕役，唯一的嗜好是讀聖徒行傳，和朝山的人談話。」

這兩人深深影響着托爾斯泰童年的性格。

(譯自《巨人三傳·托爾斯泰》札記，之五)



大地遊走 周齡齡

中國四大河流行：長江篇長江中游武漢

告別長江三峽，我來到長江中游，地處中國中心點，扼「九省通衢」的交通重鎮，湖北省省會武漢。

來到武漢，當然先到中國四大名樓之一的黃鶴樓，盡發思古之幽情。「昔人已乘黃鶴去，此地空餘黃鶴樓。黃鶴一去不復返，白雲千載空悠悠。」這首家喻戶曉的千年名詩，讓歷經兩千年歷史的黃鶴樓，成為武漢的核心焦點。

武漢也是觀賞長江的好去處，武漢晴川閣閣樓，就是觀賞最具「大氣磅礴，萬里浩渺」長江氣勢的最佳觀賞地點。

「春風了無痕，唯有花滿枝。」武漢大學、東湖公園的櫻花花海，花天滿地，也讓武漢一躍而起，成為新一代唯美主義遊人的寵兒。

您或許會問：「武漢這麼美，他有缺憾嗎？他曾遭遇困難嗎？」困難，有啊！這位出生年代久遠，仍生龍活虎的武漢大叔，站在黃鶴樓旁，遙望波瀾壯闊的長江，沉穩冷靜，侃侃而談。

武漢大叔說：「我身軀健康，8,500多平方公里，人口近千萬，生產總值排列全國前十名內，我生長在一個有14億人口的大家庭。」我一直勤懇工作，對自己自信滿滿，2019年年底，我身上發生的一場世紀疫症，卻讓我差點命喪黃泉，永不翻身。

這場世紀疫症，人傳染人，傳播力高，病毒量強，短短時間，我體內染病而亡人數達4,000人，情況危如累卵。「難道我的一生就此完結？」我徬徨無助，坐以待斃之時，14億家人共同發出誓言：「要全力以赴救治感染患者，要把大家的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。」

2019年1月23日，我與外界隔絕，我體內運作停頓了——所有人在家自我隔離，樓房被封閉，交通被截斷——寬敞大街空無一人，喧囂市場寂靜無聲。

隔絕與封鎖，讓我寸步難行，前所未有的肅殺中，我的家人，14億的家人，為我奉上無微不至的關懷和無窮無盡的愛……

家人調派全國各地的醫護人員共4萬多人，他們進駐各大醫院，竭心盡力救急扶危。封城後，本需2年建成，1,000張床位的火神山醫院，現在只用10天就建好和投入戰鬥；13天建成、床位達1,600張的雷神山醫院，英勇參與同疫魔的抗爭。之後，16所方艙醫院落成，為萬多名輕症患者提供隔離和治療機會。「家人來救我們！」「我們有救了！」

家人源源送來醫療物資和生活用品。您知道嗎？我每天要進食5,000多噸大米、4,000噸菜、1,000多噸肉，封城了，近千萬人吃什麼？怎麼生活啊？我的家人真了不起，他們調動全家力量，確在封城的76天內，近千萬百姓吃得有營養，活得有尊嚴。社區封閉後，城裏各小區管理人員，加上幾萬名的自願工作者，管買管送，把所有食品、日用品，一一親自送到市民手中。

為了我的正常運作，家人為我送來近200萬噸的醫療和生活物資；為了救我、治我，為了千萬人民的生命和健康，我的家人為我負擔了近2,000億元的醫療抗費費用。這就是我慈愛、勇敢、肩膀堅厚、腰板挺拔的好家人！我親愛的家人，讓我苦盡甘來，重回正軌，重新出發。

一場致命大病，讓我知道，家人的忠誠堅毅帶領着我，家人的力量支撐着我，家人的仁愛包圍着我，他們是我穩如泰山的堅強後盾。「出生數千年，歷盡人間滄桑，邇來70年，深感人間有愛。」70多年來，我們共和國這一家，團結友愛，眾志成城，迎難攻堅；繼續開來，我定會和我的家人一起，加倍愛家，用心建家。

武漢大叔挺立長江邊，深情地訴說着他的動人故事……我站立黃鶴樓，眺望長江水，為他送上無限祝福……



水邊留痕 少爺兵

巨星地位雷打不動

前陣子的一個晚上，看到當年羅文（羅記）生前在重播劇集《阿Sir早晨》的客串演出，之後的兩三個晚上，筆者成為《阿Sir早晨》劇集的觀眾，在旁邊也是觀眾的家人問筆者：「你不知道羅記演出過電視劇集嗎？」筆者答知道，但當年TVB播映劇集的時段，筆者在報館忙著「爬格子」，除非事前用錄影機錄下來，不然收看到劇集的機會不多。

坦白說這麼多年後，能看到羅記的演出，筆者是開心的，在劇集裏羅記的角色是演「自己」，演技自然，平日常接觸及認識的羅記就是這樣平易近人，熱愛唱歌和音樂。猶記得當年在香港大球場，羅記和梅艷芳的合作舞台，一首《激光中》兩人的勁歌熱舞，High爆全場，令人至今難忘，惋惜的是兩位樂壇巨星的配合，已成絕唱。

「羅記主唱的金曲數不勝數，真是膾炙人口，隨便一段音樂響起，大部分人都能瑯瑯上口地唱出他的歌曲，雖然他未被列入『四大天王』之列，但他在香港樂壇巨星之位，是雷打不動的！羅記的嗓音剛柔並重，對很多不同風格的歌曲，他也駕馭得『柔』韌有餘，就因為他，作曲填詞的幕後音樂人亦廣為歌迷和觀眾所認識；事實上任何歌曲必須要能夠讓人產生共鳴感動，才會展現出其魅力，讓人聽來覺得心弦被震盪到，這樣的歌壇巨星自能傳頌千古，羅記就能做到這點上。」

羅記在樂壇稍有名氣時曾這樣說過：「為人處世，說話要軟，做事要硬！沒有平衡『自我』，沒有『激活自我』，就成就不了自己；但不可以只活在自己的邏輯思維裏，說別人不理解他，於是就在很多事情上出現『無理取鬧』的情緒，自己的所謂理想，卻要別人來埋單！」

羅記待人處世之道和心態，不論是那個時代，都值得大家「取用」或「實踐」啊！



爽姐私語 林爽兒

擔擔麵的奇功

人與人之間的緣分真是很奇妙，很意想不到！小時候住大鵬村飛機庫，再往前另外有小村叫上元嶺、下元嶺。先父在上元嶺的大觀片場工作，下元嶺側是小村的市集，那裏有街市攤檔，有不少小店舖、小士多，還有印象很深刻吃擔擔麵的地方叫「詠藜園」。我也不知為何幾歲便對這地方印象那麼深刻，儘管我等了很久，媽媽和阿姨才第一次帶我去吃擔擔麵，第一口頓的感覺至今印象仍在，花生蝦米蓉在麵上邊，第一箸撈上來的麵香噴噴湧上來，好吃到不得了！之後也吃過兩次，我們便搬家了。

長年因為各種原因，楊太被迫留港，饞嘴的我們又有機會了，先來一局與小鳳姐徐小鳳、黃淑儀等在她那裏共聚，再來司棋姐李司棋和我們一局，楊太都熱情款待，盡試她和大師傅一起設計的新菜色，每次都有驚喜！

最近無時間的楊太又有新搞作，她的詠藜園飲食集團將在觀塘YM2裕民坊新商場開新店「千歲擔擔麵」、「蒸蒸求蒸」，為吸引民間廚藝高人達成晉身老闆心願，特意舉辦「高手在民間」、「英有武之地」活動，招聘廚藝高手。這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創業機會，能夠與品牌合作，能將個人廚藝發揚光大，不用資金當老闆！楊太為社會作出的貢獻便由擔擔麵開始！

之後鐵皮屋拆了，上下元嶺村也沒有了，「詠藜園」其後也上樓，去了紅磡，知道它開始蓬勃發展，但我只心儀過往的它，沒有特意再去，直至我的舊上司帶我去紅磡食「詠藜園」擔擔麵，讓我遇上我食她家的擔擔麵時，



一眾好友出席詠藜園飲食集團的發布會。

作者供圖



百家廊 戴春蘭

故鄉的稻香

在遠離故鄉遠離泥土的無數個夢裏，我眼前平鋪開密不透風海浪似的稻田，金黃的稻子沉甸甸地勾了頭，我和矮小的母親置身其間收割，彎腰，直立，再彎腰，再直立。熱浪灼灼，我汗如雨下乾渴難耐，祈求甘露降臨，祈求無邊無際的稻子能立刻倒伏下去，在大地上寫滿它短暫卻曲折的人生……

仲夏的黃昏，稻香瀰漫。綠黃半勻的田野，有些稻子成熟了，葉子枯黃，謙卑地低垂下飽滿的腦袋，有風時便稻浪翻滾，輕輕蕩漾在土地上。有些田園已然收割，裸露着黝黑的肌骨，偏被曝曬得青筋縱橫，健壯而滄桑。有些卻被栽上青翠的秧苗，柔軟的禾稍彷彿拂動了你的心弦。遠處青山隱隱，幾縷炊煙冉冉升起，一首關於豐收關於詩意的歌自然而然地竄出你的心，在漸次朦朧的夜幕下自由唱響。

鄉鄰打聽得風和日麗，將鐮刀磨得銜亮，便要划算開鐮割稻了。五黃六月天氣，日頭比火還燙，照在皮膚上，你甚至能聽到炒菜般滋滋啦啦的熱辣聲響。左手抓稻右手握鐮開始收割，鐮刀「喇喇」地飽食稻稈，手裏抓不時再用衣把稻子稍細下，放在一旁堆成禾堆。彎腰起身再彎腰，出汗擦汗再出汗，時間一長，腰酸背痛，包藏一冬的肌膚便像受到曝曬的鮮花一樣，迅速凋謝萎靡，發紅，脫皮，最後定格成黑銅色，一笑，只有眼白和牙齒是白的。汗水源源不絕地蜿蜒而下，似乎連體內的血液也被蒸發殆盡。禾葉毫不留情地割割着皮膚，汗水一浸，說不出的難受。左手抓禾的指頭，開始因摩擦紅腫，那是十指連心的痛。

人誤地一時，地誤人一年，日頭愈大愈要緊趕着快割快打呢！一丘田將割完，或者為了趕太陽，半大小子妹子把散落的禾堆抱在

打穀機兩邊，兩個身體強壯的男子各一隻腳踩打穀機，雙手接過禾把伸進齒輪裏脫粒。打穀最要緊配合，兩人踩的頻率要一致，打穀的動作要協調，不然會互相干擾空自勞累。看看打穀機斗中的稻穀快滿了，婦孺也放下鐮刀，拿穀斗裝了稻穀，一斗一斗倒入穀籬中，滿滿一擔挑到曬穀坪。攤開穀籬，倒下稻穀，把穀推向四圍推平。

烈日炙烤，露水飛速蒸乾，稻穀內的水分慢慢蒸發，過個小半天，看看穀粒的一面慢慢乾了，又把穀籬兩邊一收，重新把稻穀鋪陳開再曬。直到它們全曬得乾透，放進嘴裏一咬，嘎嘣響。稻穀進入冬眠狀態，再不長蟲不發霉，排着隊進入穀倉，與每一個煙火日子緊密相連。

曬穀時最怕遇到「孩子天」，晌時還響晴，看看天邊某個雲頭陡然一黑，一場暴風雨轉眼即至。農人趕緊扔了飯碗鋤頭鐮刀，「落雨囉！收穀哇！」你呼我喊大步流星奔向曬穀坪，一人一邊拉起穀籬，踮起腳尖往穀籬裏一倒，再把穀籬合成一擔，挑到屋簷下，最是省時省力。如果家中沒男子，只好在這頭抓起穀籬左右一揮，再到另一頭左右一揚，將穀粒收成一堆，自家一斗一斗裝到籬裏，最後將相鄰的兩個籬合拖合到一起，晃悠悠地挑起來。如果手腳稍慢些，大雨傾盆而下，穀粒被沖得七零八散，一年的辛苦可算白費了，女人披散了頭髮癱坐在穀籬上，欲哭無淚。鄉鄰面面相覷，哪怕頭天還講了口，也會出來搭把手，忙活完了，遞條手帕擦擦汗，相視一笑，再不提什麼恩怨。

婦孺們選擇粗壯潔淨的稻稈收攏來，一把一把紮好，分立在田野各處曬曬。其餘的稻稈鋤短後，散入田裏灑肥。板車拉着乾透的稻稈堆到牛房，或在坪角堆成草垛，墊到豬欄牛欄裏，陪豬牛們安然度過寒冬。飽浸豬牛尿糞溼得柔軟肥沃，以另一種姿態回歸

田野，回報田野。

還有一些稻草被意外挑中，用竹耙扯去粗糙的禾衣，再曝曬殺菌，鋪展到某一張床上，軟和舒適，還帶着稻子原香，足以安撫那些疲累的身體，送入甜美的夢鄉。

曬好的稻穀排着隊來到風車前，倒進風車漏斗裏，風扇歡快地搖動起來。金黃的飽滿的稻穀爭先恐後瀉到籬中，有的被板車拉到糧站上交公糧，更多的一點一點地充實寬大的穀倉。「家有斗糧，內心不慌。」看着倉滿籬滿，那些古銅色的臉笑得全是褶子，一臉沉靜地拎起火籠開始「貓冬」。

不等米缸空了，一斗一斗地裝出稻穀，用機器舂去穀糠，留下瓷白嬌小的米粒，被蒸着煮着，與每個日子緊密相聯。稀飯濃稠似牛奶，飯粒香黏雪白如珠，填塞飢渴的胃囊。穀糠也被小心地收好，每餐撒在豬食裏，好似放足了味精，豬吃得歡，也長膘。

日忙夜忙的夏收秋收一結束，緊繃的肌肉「啾啾」一聲鬆弛下來。手掌紅活圓實的客家婦孺裝出幾升糯米來，或到堂屋石臼中捶打香糯的糍粑，或磨出米漿來炸燈籠糕，哪怕換幾斤米粉炒着吃，也能讓家裏的老少雀躍不已。糯米盡心盡意打扮着尋常日子，為一家老小簪上一朵笑之花。

糯米更招人喜歡是能釀成米酒。這種紅熱的漿液如影隨形伴同客人從亘古一路走來，滿月周歲，結婚做壽，米酒銘刻着客家人所有的紅白喜事。鄉鄰們圍坐在一起，菜餚只是尋常，米酒定要滾燙，邊吃邊聊，臉紅話長，濃濃情意沿着眉間眼角的皺紋緩緩流淌。窗外有穀鳥啾啾一聲，醉紅的臉龐轉頭一望，冬野裸露着黝黑的肌膚，參差的稻茬又在冒出新綠，就像村裏出生長大的那些丫頭小子，最終也會鑽進田裏，汲取山川日月精華，不管走到哪兒，都會牢牢記住那一縷故鄉的稻香。



落地觀察 湯禎兆

同房還是不?

兄弟漸漸長大，有時候想兩人是否需要多點獨立空間，問朋友和同事的意見，竟然一致地認為同性的話更要一起同房！

有同事說自己和三姐妹一起睡在一間房，從前沒那麼多空間，但每晚像宿營，玩得很開心，雖然也有吵架的時候，但彼此感情很好。另一個朋友說，自己雖然是女孩子，但家裏沒太多空間，和弟弟一直要睡上下格床至廿多歲，感情十分融洽，唯一缺點是自己變得很膽小，因為習慣何時也有人伴着，長大後有時去旅行，也不敢單獨成行，一定要找人陪。更換衣服時也會不方便，要去洗手間，但習慣了又沒什麼大不了。

有一同事還記得鄭丹瑞的訪問，聲明不會讓兩個女兒分房，因為想她們感情好。原來這種親子方針也有明星效應呢！她說自

已有兩個兒子，也是從小同房，家裏雖是村屋，有足夠空間，但弟弟一直仰慕哥哥，不想離開哥哥。哥哥現在中四，開始想有自己的空間，他們也開始討論其他換房方案，例如可以給哥哥較小的書房，最重要的還是好好溝通。

分開書房和睡覺的空間，原意是讓他們培養專心做事的習慣，不要邊睡邊讀書。最大缺點是睡覺時又會玩又會談，於是晚睡了。做功課時則暫時挺有紀律，哥哥也可以幫忙解答弟弟的問題；弟弟也可以幫哥哥溫習書。

生活越富足，我們就有越多選擇給孩子。身邊的中產朋友，大多已很早讓孩子有自己的空間，但青少年期就會不太知道孩子在房間做什麼。不過若有自己的空間，又真的挺舒服的，可以自己布置一下，又有自己的小天地，這種需求是否應盡量滿足孩子呢？大家又有何看法？



鵬情萬里 趙鵬飛

陳鏡開的雙腿和張家朗的花劍

最熱的7月，也是競技場上最焦灼的時候。儘管圍於疫情無法親臨現場觀戰，慶戰在東京奧運賽場上的運動健兒，一舉一動，仍讓守在屏幕前的觀眾們呼吸緊張。早已過了唯金牌論的時代，但分秒之間都充滿變數的比賽結果，不懂事關運動員個人夢想成就與否，也關乎一個國家或是地區民眾的集體榮譽感。東奧之前，沒有感覺此時的香港，特別需要一枚奧運金牌。當港隊花劍運動員張家朗，不經意間殺入決賽，一城人被瞬間點燃的熱情裏，有一種久違的情感，讓人不由得鼻子發酸。

對於大部分普通人而言，花劍是一項遠離煙火生活的運動項目。但這無礙於當晚8時許，全城的目光，不約而同聚焦在了代表香港的張家朗身上。就在正高挑的張家朗，擊敗對手贏得比賽那一刻，正獨自在海邊健走的我，不由自主停下來，捧著手機跳了起來。耳邊突然炸響的歡呼聲還未平息，同城各路媒體的APP，幾乎都在第一時間，彈出了這條振奮人心的消息。海浪拍打着長長的防波堤，海風吹拂着沐浴的樹葉，仲夏夜炎熱，我們卻個個如沐春風。

兩年多了，修例風波肆無忌憚的撕扯，新

冠疫情長久的蔓延，這座城已經好久沒有像現在這樣，所有人放下爭物奔走相告，我們贏了！25年了，香港再一次創造歷史，擁有奧運冠軍。至少在那一瞬間，張家朗贏得的金牌，悄然彌合了這一城人心頭的裂痕。原來，我們都是榮辱與共的香港人。很多年前，在陳鏡開的家裏採訪。那一年，離陳鏡開書寫新中國體育史上的第一個世界紀錄，正好過去了50年。時年71歲的陳老，華髮滿頭，身形健碩如昔。「在當時，我舉世的成績代表的不僅僅是中國人第一次打破世界紀錄，還打破了西方人對中國歧視的觀念。」憶及當年勇武，陳老神采飛揚，他一字一頓地對我說：

「而且我們打破的是美國人保持的世界紀錄，是中國人打破了美國人！」

以前國家窮，一夜變富強不太可能，總想能在其他方面證明我們並不差。摘得國際性體育賽事的金牌，便是最直捷最有力，也是來得最快的證明方式。陳鏡開打破的舉世世界紀錄、容國團斬獲的世界乒乓球冠軍、中國女排贏得的五連冠、許海峰



張家朗奪得金牌之後激動時刻。

榮獲的射擊奧運金牌，都在那段國力羸弱的年代裏，極大地提振了整個中華民族的自信心。

隨着改革開放的推進，中國經濟、社會全面突飛猛進，在各個領域各條戰線上，領先世界的項目愈來愈多，從容自信的底氣，正在由內到外散發出來。體育賽事，也就開始逐漸回歸到本來的面目上：強身健體，提高和挑戰人類體能極限。但體育競技精神對國民凝聚力與國家榮譽感的喚醒作用，不止沒有減弱，反倒因為國力強盛而不斷增強。這跟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家國情懷息息相關，也跟舉國體制的社會制度環環相扣。贏得金牌，鼓掌歡呼，與有榮焉。失利了，總結經驗，再接再厲，再開新局。這也是整個國家一直能保持發展活力的重要原因。

張家朗斬獲奧運金牌時的劍劃長空，猶如一記閃電，擊中了很多人咬嚙已久的集體情結，這情結裏，有拚盡全力，有永不言棄，還有命運與共的同舟共濟。我還記得，當時採訪時，在我的要求之下，陳鏡開捲起褲腳，露出了那一雙馳名中外的雙腿——大腿的形狀呈四方形，就像廣州海珠橋正中間的那兩個橋墩。以往有外國友人到中國訪問，見到陳鏡開，總要俯下身去，看一看那雙曾經撐起無數中國人信心的有力雙腿。